

随笔

布谷声声

■王家备

久居县城很少听到布谷鸟的鸣叫了,怀旧思绪的驱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每每想起儿时的布谷声,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布谷鸟是候鸟。李时珍说,布谷鸟立春即啼,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更甚,昼夜不息,其声哀切,田家候之,以兴农事。四声一节的啼叫,赋予了人们太多的联想,常常和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农村进入春耕生产季节时,它的声音像告诉人们赶快播谷莫误农时,仔细一听就似催人下地干活的音韵“下地干活——下地干活——”。麦子快要成熟时,它的叫声又仿佛是“麦秸垛垛——麦秸垛垛——”。那时农村生活十分困苦,很少吃上小麦面粉做的白馍,特别是小孩子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吃白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农忙季节的早晨,大人在布谷鸟的叫声中从睡梦里醒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起床,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伸伸懒腰,拿起工具下地干活去了。小孩也不能睡懒觉,在布谷鸟的叫声和大人再三呵斥催

苦——”的叫声,他们觉得找到了替他们叫屈的知音,心理得到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城镇由于绿化面积不断地扩大,植被面貌翻天覆地地改变,公园内、滨河旁、街道边、庭院里高大的树上又传来了久违的布谷鸟的声音。虽然叫声依旧,却没有了以往诸多的感觉,听起来是另一番音韵。

现在没有了“播谷播谷”的催促;没有了“下地干活”的压力;没有了“麦秸垛垛”的企盼;没有了“赶快扛锄”的鞭策;没有了“快快避暑”的威胁;没有了“光棍好苦”的凄楚,现在觉得好像一遍又一遍地喊“注意防火——注意防火——”,时过境迁,人的感觉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啊!是的,城镇高楼林立,宾馆饭店随处可见,工厂超市、商场学校等处人口密集,车水马龙,加上春夏季节风多雨少,天干物燥,火灾隐患多多,极易引发火灾,布谷鸟的一次次提醒“注意防火”,显得多么及时必要啊,更体现出人和大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性。



三月,女人的故事

■徐桂荣

阳春三月

小草发芽了
柳树发芽了
杏树发芽了
桃树发芽了
迎春发芽了
油菜发芽了
以及那些死去的人
复活的人
脸朝着不同的方向
也在发芽。春天
以各种名义,各种姿态
在天空,大地
目之所及之处
伸出自己的小手
就要拉你进来
已经拉你进来
无处可逃,避之不及
新鲜葱翠的女人们
从各色各样的小丫丫里
看见自己

三八节

酒,有时候也是好东西
比如今天,三八节
几个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
一本正经地坐在一起
不说工作
不谈新闻
不论家事
如果没有这些火做的液体
该是多么尴尬的场面
来来来,上酒上酒上酒啊
白的也行,红的啤的也可以
只要是酒,尽管拿来
一杯挨一杯,一轮接一轮
十杯不醉不信你百杯不醉
女人的节日
就用这些玉液琼浆
将女人从头至尾,由外而内
浇一浇,灌一灌
这个春天太冷,桃花深藏
就从她们的嘴唇开始
让桃花,一朵一朵打开
一朵一朵
漫及眼角,腮上,颈项
直到她们自己成为桃花本身
风不吹,自摇曳

她是那块地里最大的一颗草莓

那天,她穿红衣,抹红唇
两腮粉红,眼波流转
在初春的草莓地里
时而蹲下来
时而走来走去

竹篮子已经满了
但还有那么多草莓
在脚下
小心地红着,小心地熟着
需要采摘

竹篮子已经满了
没有风,草莓的香气
迷幻而又安静
她时而蹲下,时而走来走去
至今不肯回来

散文

五爷是我们村中辈分最高的人。九十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他是一位农村老艺人。

惊蛰前夕,我回到久别的村庄。见五爷斜躺在坑边,帽子遮着眼,懒散地晒着太阳。我走上前,喊了声五爷。我每次回家,都会找五爷闲聊。五爷说话很亲切,他没上过学,也没出过远门,我作为村中走出来的大学生,五爷总感到我了不得,见了面总喜欢问这问那。

五爷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敲得一手好响锣。年轻时,方圆几十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提起当年打响锣,五爷眉宇间多了几分神采,笨拙的口舌也变得健谈。

讲起响锣的来历,五爷说,据传,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私访途经此地,周边豫皖官员闻讯聚此接驾,为营造声势迎接乾隆皇帝驾临,当地有名的进士王子由就把锣和舞巧妙地结合起来,精心编排了一套大锣的演奏,组织几十名打锣艺人,用响锣舞来欢迎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响锣舞也得到了老百姓和官员们的支持和认可。从此,官会

五爷的绝活

■周涛

响锣就流传下来,以后演变成老百姓红白喜事时所用,深受群众的喜爱。

其实响锣打法很简单,技巧很容易掌握,五爷告诉我,传统的响锣,打法有几种,七点锣的节奏慢四快三,九点锣的节奏慢六快三,还有十二点锣、十四点锣、十六点锣和二十四点锣。演员以铜锣为道具,时而打时而舞,并用锣组成各种造型,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在锣舞中有“二龙戏珠”、“龙摆尾”、“龙翻滚”、“龙盘柱”、“跳龙门”、“天女散花”、“青蛙啃泥”、“张果老倒骑驴”、“寇准背靴”、“二郎担山”、“狮子滚绣球”等多种表演套路,每个套路都形象逼真,具有独特的表演程式和演奏技巧。

以前,在婚丧嫁娶时,都有响锣表演,配合着唢呐、土三响枪。全村人都围着观看,场面很是壮观。响锣表演的精彩阶段主要是新娘子上花轿后,花轿先用轿杆撑起。花轿是四人抬,前面第一个是抬轿主角,他用快板节奏应和着棒子声先说一段秧歌子。接着就是响锣表演,有双人舞和单人舞,即兴演出,有时配合着抬轿人员的专业舞蹈,场面很喜

庆。演完一段后,如果围观的百姓还不尽兴,他们就拦住花轿不让走。这时主家会出来,除了约定的价钱,另外封赏钱。因为是喜事,越热闹越喜庆,主家也很乐意封赏钱,十块八块都行。主家封了赏钱后,就再表演一段,然后花轿才起动。在去男方家的路上,过桥、过十字路口和进庄出庄都有一套专业固定打法。白事打锣有白事的套路,决不能与喜事套路混淆。

真没想到,打锣还有这么多讲究。然而,随着当今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这种民间文艺越来越受冷落,渐渐淡出了舞台。原来村里的红白喜事时,唢呐、土三响枪、响锣是主要娱乐方式,而现在红白喜事基本不用响锣了,因为响锣艺术是和花轿艺术糅合在一起的,如今结婚都是用彩车,响锣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五爷说,老艺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愿意玩这个,响锣的发展正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我心中不由得多了份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敬畏!

散文

又到玉兰花开时

■陈德信

漫。这只是我妄念。大自然自有它永恒的规律,花开花落自有定时,白玉兰并没有因为我的妄念而怜悯于我错了花信,只在春三月无声绽放。说是无声,其实花是有语的。短暂的花期,它把刻意珍藏、默默积蓄数百日的雨露精华,在和风送暖、万物复苏的季节,赶在芽萌叶生之前,幻化成至纯至美的满树琼瑶,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把自己埋在心底的花事,含情默默地吐露,春芳妙语只为知音赏听。那静立枝头的硕大的花朵是它的明眸流盼,那独具的芳郁是它的素魂凝香。

三年时光,匆匆而过,园内多处美景在心头了然无痕。虽然只看到两次玉兰花开,那满树的清丽洁白、冰莹玉润的美却印在了心底,成为一种珍藏和期望。

走出林园,南北东西走了很多地方,不知是别地儿没有它的存在,还是压根儿没有在意,再也没有见过过白玉兰的影子。渐渐地,那琼花竞放的景象在心头淡漠了。白玉兰像是埋在心田的一粒莲子,竟有数年的沉寂。

再次目睹白玉兰的丽颜时,我已脱下戎装,弃武从文,步入新闻工作者的行列。

单位占地百余亩,绿树围绕,苗木茂盛,后院有十多亩苗圃。也许,这是冥冥之中天定的机缘,在这里,竟生长着大片一人多高的白玉兰。这许是那枚埋在心田的种子复苏吧,谁会想到,那已淡忘的花儿,会在这名不

见经传的小城的一角悄然隐藏呢!在大地回暖的时日,株株白玉兰竞相开放,开得蓬勃,开得灿烂。树形虽不大,然棵棵晶莹剔透,绿树洁白明艳。置身在玉兰树丛中,把嘈杂的生活、烦乱的打扰一股脑儿丢弃,任那团芬芳馥郁的浓香把自己围裹,在雪玉满枝的琼林中醉一回,舞一回。

兴许是应验了那句“好景不长”的俗语,来到单位只一年多的光景,那片植有白玉兰的苗圃却因为台院的改造而被迫迁移了。看着这无助的小树一棵接一棵被连根刨起,又被一车车拉走,我心里充满了惆怅和无奈,不知道它们被拉向哪里,会不会被当做薪柴推进灶膛……

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延,在这片苗圃,我会看到白玉兰一点点高大,年年竞秀,岁岁争荣,在春光明媚的时日,准时释放树树芬芳,圆我一个春赏枝头剖玉凝雪的美景,夏赏翠叶葱茏的玉兰梦,哪曾想,这梦刚刚聚拢,尚未圆满,便随着棵棵玉兰的迁移,而南北东西飘散。

若千年过去,如今,又到了玉兰花开时节,那曾经移植的玉兰,是否高大了丰润了许多?如果得遇知者赏誉和培植,也该有玉树临风的姿态了吧?在这里我借一缕春风捎去我的祝福,白玉兰,无论你流落到了偏远乡村,还是移栽到了都市名园,我都祝愿你春风得意,花开烂漫!



白玉兰花开时节,常想到林园——我初识白玉兰的地方。二十多年前,我从豫东平原来到了那座风光旖旎的军队校园,生平第一次目睹了白玉兰的芳姿。

林园坐落在歌乐山南麓的峡谷中,背倚青山,前绕小溪,山岩俊秀,林木葱茏,终年云雾缭绕。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西山云梯、梅林等景观点缀其中,生机盎然,相映成趣。最为难得的是林园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冠径达十米之多,被称为四川的“玉兰王”。

在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余,我常沿着西山云梯,拾阶而上,在林园的曲径回廊上游走,在中国两位巨人曾经对话的石桌旁徜徉。驻足宋美玲曾经姿态婵媛的舞厅,在那两棵相距丈余的白玉兰树下徘徊,仰视它已是绿叶满枝的青葱树冠,希望它月月花开烂